

刊刊古廣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八厘

題農務

鑽鋼金

●〇〇六〇九話電 號五里安慈路波南界租英海上 址註

●紙報之送寄優別特包能照校券立就掛准特政郵華中●

報價目
全年 二元四角
半年 一元二角
三月 六角
一月 二角八分
外埠各埠加郵費
郵票加一

夏奇辭職休養

夏奇辭職休養，係因其在外交部任職期間，因事過多，體力不支，特向外交部長呈請辭職，並請准其休養。外交部長已准其辭職，並准其休養。夏奇辭職後，將由外交部另行委派人員接替其職務。

五院吟笑

五月五日，中報本埠增刊載有著名詩人五院吟笑之詩，其詩內容如下：

五月五日，中報本埠增刊載有著名詩人五院吟笑之詩，其詩內容如下：

美牌

貨國等上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品出司公烟成華國中

華新公司

春季大減價
念一天
大花
折九至五
便特皮中
宜別鞋西

雪懷照相室

因為雪懷照相室是最上等的最摩登化的照相館
出二等價錢
攝影手續精良
拍頭等美術照
六寸美術照三張一元半
交件迅速快捷
決不使君失望

院戲太光新

映演夜日天今
音發上片通
演主梅玉陳
娘姑蘭芸

院戲影登爾卡

映演夜日天今
片傑神蘇漢理史蘭士博胡
片鉅趣奇流風
草惹花拈

院戲大黎巴

映演夜日天今
音西路龍華飛渡
角主白龍白
角主白龍白

司公星明

四達通片
全部一第
影聲有白導
主串洪深全
演明星全體
合演男女
京華
兩報戲目廣告

中國日報

本埠讀者一概贈送名家書聯
內容豐富
本報內容豐富，包括國內外新聞、評論、小說、詩歌等。本報每日出版，內容精彩，歡迎訂閱。

唐拾義

久咳丸
防癆

先施樂園

新添書場落成
增加各種新奇游藝
由五月一日起
門票買一送一

以擴充，同時將國府所屬各局，劃歸
管轄，以利政治上之設施，按其理由
亦頗充足，蓋從此廳架屋之駢指
變更政府內部之組織，僅主張於廣
建議，僅主張於廣

今日人言籍籍、競說革命要人中、有機關、當可裁併不少也、惟主席汪精行與否也、

(鶴雲)

奔走燕魯，參與戰伐以及甯粵關和，兼統海上，實言開放，一切公備，爲顧從公章之民化，千呼萬喚，東山始出，蒞事林蔭，對內對外，同寅協轡，爲懷實我之獨裁，笑罵由他笑罵，爲懷實我之來日大難，不知此後之變化，又將何如，雖然，似中委孫哲生，每與各談話，傾向後退，一若差怯作態，倒餒倒餒也，夏以好話說，局外好話語，對於外交各事，亦能開誠布公，以告訪者，慨以李銳辭，局外好話語，對於外交各事，亦能開誠布公，以告訪者，慨旋此已瀕危亡之大局也，噫，而譯述均出其手，與李之豪放，適相

(雙魚)

戰，深恐難結。此次陳濟棠等，忽接收師海空軍，釀成風雲緊迫之局勢。軍長對之，至爲痛心。日前記者晤張氏於蘇州花園飯店，即以對粵局意見，渠謂吾國因連年內戰，致造成目前之國難。若再內戰不已，則國必滅亡無疑。今後若有人命余參加內戰，則收令所部士兵，將槍械全投入浦江，實行無抵抗主義。而中央命令抗拒，必收令所部士兵，則余等必置槍湯，死不無憾。今後之十九路軍，惟真正民意是從，決不參與內戰。未開渠深盼粵方，勿再擴大，可得和平解決云。

(汀漱)

國民政府之組織，駢指機關頗多，通稱其疊床架屋，即如中央政府設土地司，中央復別立一中央土地管理局，似兩機關併施而後，每月當可節省公費數十萬元，日前行政院會議，既有有人提議國府遷洛後，行政院留京，負行政上之實際責任，同時復有人提議擴充內政部分，聞其理由，以為行政院留京後，事務繁重，現在之內政部，組織簡單，應即變更，加

夕然自京以迄京外，均無不稱揚，楊君之態度謙遜，而能小心翼翼，實有某記者往訪，謄錄員周作

口

東省之

于漢沖之被刺，為一西裝得數百少年，聞東省來人傳說，自俄國成立後，即有一般青年，組織暗殺團，不旬日已何時

于漢沖之被刺、爲一西裝、得數百人、首從事於大名、人不知其爲漢奸、蓋殺之而後、少年、聞東省來人傳說、自船、鼎之漢奸、盡殺之而後、僞國成立後、即有一般青快、以此、溥儀亦不知命在、年、組織暗殺團、不旬日已何時、深宮高拱、門衛森嚴、與北

經理 總經 經理
七入路孚同海
公 成
三四四一三記

烟台啤酒爲國貨中之翹楚最足以使愛國士志氣心滿意

6

[illegible]

三朝、詩主性靈，文多遊戲，此齊之宗旨，異於流語無稽之新

(一)水滸

宋江花榮，在先何無落草爲盜之心，更不必糾合他人爲盜，事理固甚明也。然則第三十二回秦明被擒之後，既自願回青州向慕容知府申辨，花榮應隨秦明不必道其一同入夥矣，乃竟暗施毒計，殺其妻女，似亦祇出常情之外。第三十八回戴宗往東京送聘，滴落在朱貴店內，雖較省事，以嫌太巧。又朱貴所設之酒店，既爲梁山作耳目，似不應更兼酒店生涯，遂入便施蒙汗藥酒也。

蔡太師生日，書中云係六月十五，故蔡九知府遣戴宗往東京送聘，應在六月十五之前無疑。第三十八回蔡九誦黃文炳云：「此人偕戴宗徑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第三十九回又云：「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然則戴宗自梁山返江州，半途不過六月十五左右而已。又過一兩日而被黃文炳揭發，應是六月下旬之事，乃書中謂黃文炳欲送戴宗性命，實屬無稽。九知府云：「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中元之節，皆不可刑。」屈指計其時日，似有未合。

女兵所掠，書中在宋江受招後始用之，今本則殺後半，以致還道村等天書一節，毫無意義，似可刪去。聖歎評此節爲謂宋江作偽，即光屬神經過敏之談也。

國署長任履平，忽以腦
自症逝世，其任職時清
自矢，勇於任事，此次日
人，多推重之。今任愈以
一跌而歸道山，警界中少
戰事起，公安局所派支日
任連登亦銳減，乃商請保
險公司轉繳付費，公司亦
在生前，曾向某保險公司
保壽險二千兩，按期繳納
尤通融，惟緩付期中，如
於地下也。

(潮怒)

已額定之路。該校中學，藉以紀念劉師長入葬故鄉，募款創辦學堂。茲夫人自任校長，校務尙稱發達。日前，該校有粵籍學生陳某，與韓籍學生李炫燭，共作排球的戲，因一球之爭，發生衝突，竟敢用武。陳生不敢，致受傷，當送寶隆醫院診治。茲校長遂將該韓籍學生開除，翌日，該生即逃回國。陳財預備之學費，必須由該生往見事務主任郭經倫，請後退還之。幸而司理陳嘉傑以受傷醫治耗銀幾百元，亦向李下要索賠償。因而又起下執，連二次用武力毆打。竟有人主張將韓籍學生拘送日本司令部者，在八聲鼎沸中，幸

韓籍學生帶入善橋路捕房、經捕房中國學生、而將其開除也。

仙女緣何偶太陽

(秀撰)

永泰和公司經理之仙女牌香煙，月前，排日潮販，曾被計佈通衢，指爲毒品，經公司察覺，即登報否認，且懸賞黃金購證，乃復復有好事者，將該煙盒兩面剪下，末端相連，裁斷紙上，以拼合成一個所繪之背景，成一太陽，且附說明，謂圖中仙女所持之盾，亦向日，儼然日色色彩，背景日光，則純粹扶桑金燄也。吹毛求疵，張示道在，雖出杜撰，亦具細心。不知彼永泰和有聞及將可以白圓其說也。茲將此項仙女牌各煙盒結合之形製版附刊，以見繪圖者之匠心云。

1

五兩而剪下，末端相連，綴諸紙上，以拈合個，且附說明，謂圖中女所持之盾，赤白相雜，儼然日蛾色彩，背日光，則純粹扶桑國徽也。吹毛求疵，張示道在，雖出杜撰，亦具細心。知彼水寨和有聞，又將可以自圓其說也。茲將此項仙女牌香烟盒結合形製版附刊，以見繪圖者之匠心云。

生後，曾通電抗日，然事逾數月，一枕戈待旦之呼，未見北上還之實，及復變突發，強逼簽約，張漢卿將光緒諸將領，參與抗日，痛疾延緒將光緒諸將領，參與抗日，於此間，咸引頸而望其機，當迅速驅兵，不至因糧械之阻撓，張部滯留湘境，不克來湘而十九軍，旋即退守第二防線，是時民衆望切，記上諸將，慨云張部已企圖登切，況上諸將，慨云張部已抵前線，記者之使命，食未見錄事彙影，無從證實此好消息，最近記者久將交九路軍某謀士，張向華氏，不久將交九路軍行政院副院長，從此策軍旅之事，而從事於政治工作矣，值在國難日亟，強敵無遺，記者對張氏策軍旅而從政，未無遺憾，深望張氏果任行政院副院長之日，仍勿忘曩時抗日之言論，而能將報復強敵之事實，表於現吾滿腔熱望之民衆眼前也。

記不不無

洋行索取

太

而且說得嘴裏的，皇座中已經有孕，我們自然要低首無詞的了。想不到，他待得連道，着，着，着，虧你人能大威之後，自有相當的補報，斷不敢勞精神老頭笑道：我承你許多多的，這件事不過我為報答盛情，那裏敢說報呢！他倆又談了一會閒話，龍大夫人這才回去。這位龍大雖然出場，但讀者還未曉得他是如何等的年物。小子不妨略為介紹，他在八年前，是一位官場中得發業的時人，曹老德，吳將軍，常長都是他聲色狗馬的狐友，當將軍掌提直隸豫三省大權的時候，龍大夫人一面奉天實業廳長，一面龍大省兩省的財政，近來機台，容得月不上一年，已撈得四百多萬

神祕小說

神祕先生

(六)

(客祕神)

「大概還不重要罷？」老李似乎有些疑惑地問，接着又說：「假使真的老兄今天結婚，我們一共也沒有收得你的東帖，也沒聽見你的廣告，又沒聽得這些信息，——新娘是怎樣人物？老兄這般的崇拜戀愛自由，我們怎麼一些沒聽得你的戀愛史呢？況且，便是真的老兄今天結婚，那麼這所謂終身大事，現在快些點婚了，你怎麼還在外面拈花惹草的游蕩？你說是娶老婆，定是打誑！你一定有甚麼秘密！」

「老李！吾娶老婆，確是假的，可是吾的父親娶媳婦，確是真的。」老張祇得這般回說。

「此話怎樣？」

「因為吾娶這個老婆，却是父親包辦了，我一共也沒聽見過，祇得學着無抵抗主義。況且這老張子所頑固的了不得，他選的吉日良時，便是今天晚上十一點鐘。所以也去娶他的媳婦，

10

子梅熟黃

(生雲華)

小長
說篇

先生對小姐

她掏錢的時候，那堂信很活潑地喊着：“鐵先生會過了，二小姐。我們就是這樣天天的上館子吃着。

光陰如飛機般毫不留戀地飛着，禮拜日到了。下午三點鐘，我們並肩坐在卡爾登影戲館裏。

“那一天，天先生和我說着不少關於你的話。”

“幾時？什麼話？說我好？說我壞？”我遲疑地問。

“就是五點鐘沒有到，我先在 E 旅館等你那一天，後來天厂來了。”

“哦，我想起來了。他說些什麼？”

“他說你脾氣很柔順，同你交友幾年，從不曾見你面紅耳赤，同別人吵過一回嘴，真的，你說話的聲調，可比我們女人家還溫軟？”

“我從來不曉得發脾氣。不但是朋友，公司裏的茶房，家裏的娘姨小丫頭，我從不曾罵過她們一句。一樁事情做壞了，靠你發脾氣，自己生氣，有什麼用處？我母親常怪我沒有少爺架子，無服人之量。”我也承認她前半段話。

“他說你守身如玉，眼界甚高，從不肯胡亂在外面結識女人，這一次天厂很奇怪我們倆的認識，我同他說這是我的

[42]